

〈家庭作業：父親〉

過了很長很長一段這樣的時間，我和大妹都在台北畢業、工作，聽說父親在家裡還是會抽菸，媽媽有時還會放錢在他桌上，有時候會去跟鄰居喝酒，有一年過年老家的朋友來接他回屏東過年，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回去屏東了，聽說父親還說過要回老家選里長。小妹上了高中、考了大學、來了台北唸書，家裡只剩下互相無言的父親和母親，沒有了爭吵，誰還有力氣吵？

母親說把家裡的房子貸款繳得差不多，也去跟姑姑把房子名字過成她的了，真不明白她是怎麼靠著早餐店兩萬一的薪水，加上下午三十塊、十塊的攤販收入，怎麼把房貸繳完、繳我們三姐妹的學貸。

日子好像相安無事了，我們忙著自己的工作、生活、煩惱一些每次都覺得是天大的煩惱，我搬出了阿姨家，跟大妹還有她同學租房子住在一起，換了幾份工作，大妹養了隻貓，就這樣過了好多年。

小妹升大四那年的暑假，父親精神狀態開始不穩定，放暑假回高雄找了份打工的小妹跟我們說：父親會開電視很大聲整晚，然後跟電視說話，會跟小妹說「馬英九要派人去殺大姐」「我們家在被監視」，會把家裡大門反鎖，讓出門工作的母親和小妹無法回家，那時候母親就會去睡外公外婆家，接著再被外公罵。有時候父親會走出家門到外公外婆家樓下，在門外大聲的說一些沒有人聽得懂的話，還會要找母親，叫她出來，基本上小妹在家就會去阻攔，但打工想賺畢製費的小妹不是每一次都能攔到，母親被外公罵到下跪。

小妹打著電話跟我描述，問我是不是應該買個錄音筆把他說的話錄起來，那時候我們想著怎樣才能讓父母親離婚呢？這樣算精神虐待嗎？那時候我發現 113 還有線上諮詢服務，在上面問了幾次（每次的諮詢員都會變），其實並沒有「方法」用法律途徑申請離婚，或者評估我們家的狀況其實走法律途徑很難，我一直留著當時諮詢的紀錄，最後還跟對方說「你的這份工作很重要，謝謝你，請加油」。

接著父親失蹤了，失蹤了三天，小妹主導著，母親和阿姨也一起，去派出所備案、去里長那調監視器畫面，看到最後父親是坐了一輛計程車離開社區，看車牌找計程車車行，找到了計程車司機，司機說了他的下車地點在醫院，父親失蹤的時候高雄剛好經歷了一場很大的瓦斯管線爆炸，大家擔心他會不會不小心跑到氣爆區了？小妹開始用各種方式尋找，每天跟我們說現在狀況怎樣，我們討論該跟姑姑們說，小妹每天去找派出所員警問消息，三天後父親出現了，沒有任何外傷，母親問他去了哪也答不上來，醫院判斷父親有輕微失智了。

父親失蹤的時候，我閃過一個念頭「不見算了」，我們好累好累了，我認為母親也好累好累了，會不會其實父親不見算了？但怎麼辦呢？如果他在外面出了什麼意外，該怎麼辦？身上有識別嗎？如果他在外面流浪變成街友呢？好想算了，但沒辦法算了，為什麼家人之間會有這種無法說不的關係呢？

失蹤完之後，沒多久父親二次中風在家中倒下，急忙送了醫院，一瞬間我先打電話給在高雄的表哥，請他過去陪母親，怕有什麼事她會慌，大妹先趕回高雄，告訴我狀況是在加護病房，我先不用急著回去，隔了幾天換到普通病房，但父親的意識不明，回答似是而非，看著小妹和大妹問著大姐呢？她們說「大姐去辦手續」，接著父親又說了大妹小妹全名問她們在哪呢？她們沒有回答。

週末我回到高雄，先到了醫院，下午的醫院六人房，但只有父親一床有人，在窗邊，我記得我推門進去的時候，下午的光線亮亮的，父親躺在我視線左邊的床閉目，母親在我視線右邊的椅子上睡著，白色的窗簾輕輕擺動，我站在門口好像看著是枝裕和的電影畫面，一切的寧靜都像這些事情都不真實一樣。

喚醒母親之後，母親說要我去找一個醫院的人，已經出社會工作幾年，似乎真的是大人的我，抱著要辦好事情的心態，找到一個穿白袍的人帶我進了小房間，原來她是醫院裡負責社工的，她告訴我因為院方觀察到父親母親互動冷漠，所以想要做了解。我看著對方，想知道院方了解了，會怎樣呢？了解了我們家還是一樣啊，以前我問過來家裡的警察，要怎樣才能讓父母離婚呢？警察訕笑告訴我非協議離婚要上法院喔！要用什麼名義打官司呢？看著不愠不火的社工，我試著用簡短的方式告知，並且想了解這些和父親現在的狀況有什麼關聯？社工提供了一些安養院補助的資料，還有社工協助資訊，希望我如果有需要要尋求協助，我拿著資料眼神渙散走出諮商室，這個需要，我們家已經需要很久很久了，久到父親躺在那裡插著鼻管，我們還是不知道社會會給我們什麼協助？（後來的確補助有用上）

父親住院的幾天，母親在醫院總是沒有說什麼話，從小她最喜歡嘮叨，說一件事情要先說十件事情來前情提要，說到自己都不知道說去哪。母親沈默的對待來檢查的護理師，護理師交代父親要換尿袋、翻身什麼的，我看了母親想起身去處理，母親揮了揮手把我趕開，把簾子拉起來讓我坐在外面等待。隔天阿姨找了看護，告訴她要跟母親說她是社工合作的看護，不用錢，看護很可愛，會傳 line 跟小妹說「有餵魚湯喔」加上可愛貼圖。

姑姑們又出現了，看著躺臥的父親啜泣，表姐拉著姑姑，姑丈握著拐杖朝著我吼著「自己的爸爸自己照顧」，我直挺挺看著他說「我知道」，其實我不知道為

什麼他要跟我說那句話，為什麼呢？一直以來幫助我們家照顧父親的，都是母親娘家的大家，阿姨出錢、舅舅出力，我不知道憑什麼我要被姑丈這樣大聲，我只知道不能不冷靜，另一個姑姑哭了起來，她說「你們照顧好自己」，我看著她說「姑姑你也先照顧好自己」，她好像被我嚇到了，愣了一下。

接下來我跟大妹去了幾間安養院，母親也去找里長問了重大殘障的補助，我們算著一個月要花多少錢，有一些安養院裡那種接近死亡的氣息太重，重到我們走進去就知道，就算再對父親沒有感情也不能這樣，後來阿姨出面，去她婆婆之前住的安養院談價錢，恩，連安養院阿姨都可以談價錢，我的阿姨們總是有各種門路和招數。

父親插著鼻胃管住進了一間有護士值班、有半數老人都能行動的安養院。